

画中的玄妙

——《醉眼看丹青》读后有感

无端

江宏先生的这本《醉眼看丹青》，是他近二十年来，为《书与画》杂志所写的五个专栏文字的结集。尽管内容都是关于我国传统的书法和绘画，但涉及到的问题非常驳杂：有的介绍画家经历的朝代变迁，有的言说画作中的天然意趣，有的阐释艺术的本质内核，有的则论述书画流派的发展延伸……作者自己称这种天马行空似的创作为“写意式写作”。

此书分为三个专辑。第一辑介绍中国晚近的一些画家和流派，篇章安排没有恪守系统化，也并不面面俱到，只是随性地叙说了金农、虚谷、唐云、刘旦宅等画家之生平历程和艺术气质，当然也阐述了他们各自画作的特点。笔者最喜欢的是写虚谷和刘旦宅的那两篇文章。对于前者，尽管这位清代大画家传世的作品不少，但言及其艺术之外经历的文字却非常有限——仅在《寒松阁谈艺琐录》和《海上墨林》有硕果仅存的记载。江宏先生以此入手，用抽丝剥茧般的方式探究出这个“出家，却被允许可以不礼佛”的画家一生创作中的诸多细节。虚谷是一位人物、山水、花鸟、翎毛、走兽皆擅长的全能型画家，但他经常给亲朋好友画的则大多为肖像画。事实上，在晚清的上海画行，人人皆知“金脸（人物画），银花（花鸟画），要饭山水（山水）”。也就是说，在当时商品经济已经全面发展起来的上海，最受市场欢迎的是肖像画。至于山水画，本身的格调就决定了它只可能符合小众，主要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需求。不过，虚谷的画可能并不进入市场买卖，因为他的此类创作不以获得经济收益为目的，而是纯粹出于个人的情感偏好。刘旦宅先生也是以绘制古典人物画闻名于世的艺术家。刘先生的画极“真”，他笔下的“十二金钗”，韵律古雅，叫人见之便会怦然心动。他创作的苏轼形象，更是不仅展现出大文豪的外表特征，观者还能从中窥见一份既忧民患世又旷达闲散的境界。可以说，不管是工笔还是意笔，刘旦宅先生都将传统笔墨和现代写实结合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江宏先生概括此种绘画境界的来源有三：取象合真的物趣性，变象合情的人趣性及抽象合度的天趣性。

书的第二辑，是对我国历代各类画史典籍进行了一番专业品读。从成熟于晚唐大中元年（847）的中国第一部绘画史《历代名画记》开始介绍，到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续画品》，以及唐末五代乱世中，随着山水画的技巧日趋成熟，出现与之相应的理论作品《笔法记》（又名《山水笔法记》），还有编写于清代的明朝绘画断代史《明画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明画录》，此作乃是作者徐沁“耳目睹记，亟图纂辑，旁搜博采”而成。书作者的文字举重若轻，见解客观公允，里面还有不少不谏于时的直言批评，是古人评画之作中难得的翘楚。

《醉眼看丹青》第三辑为作者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文字实录，这部分内容在全书中占据的篇幅最短。不过若细细琢磨这些见光见彩、见仁见智的观点，会发现，它们不仅对绘画领域，甚至对整个艺术范畴，都具有一定启发意义。读来，不免叫人击节赞赏。如：作者认为，作画的理想状态是“兴高采烈”。绘画时的心理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有有了兴致，画家才能将这种积极的心态通过笔墨加以表达。画画本身就应该是一桩开心的事，愁眉苦脸、心情抑郁，很难画出佳作。作者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山水画的一些看法：现在不少画家喜欢画山水画，可有些画作名曰“山水画”，充其量也就是“风景画”。风景画是写实的，而山水画，绘出的乃是画家心中意绪和景观。两者的区别一在于视觉观感，二在于文化含量。这一点，从山水画的起源上就可看出端倪——山水文学以山水诗为代表，山水诗写得最好的恰恰是山水画的老祖宗王维。王维在《偶然作》中说：“今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作者还强调：一幅画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作画者个性、风度、精神等私人印记，这些貌似抽象的内容总是自然而然地流露于笔端，甚至连作画者本人也不一定自如掌控。比如元末明初的大画家倪瓒，他有洁癖，他的笔墨技法就相当整洁，连带着画作也同样有了明洁清雅的特点。

鉴于《醉眼看丹青》一书中的大多数文章，是编辑第二天就要发稿，作者在时间限制内匆匆完成的作品，所以多少有些“急就章”的意思。其中文字也的确没有细琢细磨的精巧，文笔也相对疏阔。好在文章神气充沛，具备一气呵成的流畅感，能体现作者的性情。窃以为：个性所致的东西最为真实朴素，活泼自然，而这，是筹谋良久、字斟句酌的文章所难以比拟的。

（《醉眼看丹青》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

一个关于父女亲情的传奇

看影片《巨鳄风暴》

郁妍捷

电影《巨鳄风暴》是一部充满套路但并不落俗套的惊悚片。影片与其他同类型怪兽恐怖电影有一点相似的是，本片在剧情的编排上几乎袭用了它们惯常使用的架构——故事的背景，是美国佛罗里达州里一座意外遭遇飓风正面袭击的小镇。短时间内的狂风骤雨瞬间倾倒了行道树，淹没了道路，民众不得不纷纷撤离，只留下一间间空荡荡的屋舍，还有一处无人顾及的短吻鳄养殖场。片中唯一的女主角，是高中生海莉。刚刚在一场游泳比赛中落败，还没来得及平复心情的她接到了姐姐打来的紧急电话，对方正忧心忡忡地询问，关于处于“失联”状态的父亲在那座飓风小镇里的安危情况。于是，主体情节就围绕女儿寻找失踪的父亲并将其带回小镇来展开。为了确定久未联系的父亲还好好活着，海莉不顾韦恩警官的劝阻，强行驱车驶往自己与父母曾经一起住过的老宅。在宠物狗甜心的指引下，海莉在地下室找到了流血昏迷的父亲，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隔壁养殖场里的短吻鳄此时已经爬过连通老宅的污水溢流管，正悄悄靠近他们父女，暴雨漫灌的地下室即将成为它们的狩猎场……

相对密闭的空间被混沌的水包围，几乎无路可逃，与鳄鱼斗智斗勇成了自救的唯一办法；相对单一的角色设定里，只有受伤的父亲和年轻的女儿在与世隔绝的小镇里相依为命，相互陪伴到最后。空城、父女、骇人的鳄鱼群，困境中的生存较量，这是《巨鳄风暴》这部影片的卖点，连全片的氛围也跟着定格在冒险逃生的刺激中。电影本应是残酷而血腥的：一个受伤行动不便的老男人仅由一个年轻又不强壮的小姑娘照顾着，被几条鳄鱼围困在地下室里的角落处，靠恰好存在的一排水管阻隔鳄鱼的进攻，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洪水顺着墙上的通风口漫过地面，渐渐没过自己的胸口；海莉艰难地摇晃着手电筒，试图透过通风口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但第一时间发现摇晃灯光的小偷与他的弟弟和女友，以及随后赶来的韦恩警官同他的搭档都相继丧命鳄鱼口，最终也没有更多的人赶来，也没有天降的奇迹发生。恐惧与死亡并置，无论如何都让人心绪难平。不过电影没有将更多的篇幅放在鳄鱼吃人的细节上，让片子沦为一部低劣的卖弄杀戮和血腥的廉价限制级影片，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以鳄鱼悄无声息的出没行径制造恐慌，增加悬疑恐怖的程度，而适时加入的父女和解，女主角突破游泳生涯里的瓶颈等积极、励志的温情戏码，则淡化了杀伐的色彩，化解了对鳄鱼突然袭击的恐惧还有死亡带来的绝望，令旁观者在心悸中依然充满对生的期望。这也是《巨鳄风暴》区别于其他同类型影片的亮点。

《巨鳄风暴》的开局先来了一段平平淡淡却充满挫败感的场景。那所高中游泳池的边上，一场游泳接力赛正在举行。海莉排在最后一棒，她一边安静地做着下水前的准备运动，一边回忆着曾经在父亲教导下游泳训练的日子。海莉下水，透明的水显现出她和竞争对手律动的身姿，焦灼的赛况一目了然。海莉小时候训练的回忆时不时在穿插，但比赛中她的速度却在慢慢减下来。海莉没能在最后一棒游出出色的成绩，不仅没能为队伍赢得胜利，同时也失去了参加校游泳队和获得奖学金的资格。海莉落寞地前往更衣室，模糊的回忆镜头蜂拥而至：小时候的海莉站在亚军的领奖台上，看着冠军奖杯交到同伴的手里；再大一些的海莉，听着队友偷偷讨论自己只差一点点的成绩。因此，“不言放弃”就成了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之一——如果自己在擅长的领域遭遇瓶颈，是继续坚持，还是索性放弃？电影里，面对受伤的父亲，在周围虎视眈眈的鳄鱼群面前，海莉哭着告诉父亲，自己根本游不快，游泳的水平仿佛到了瓶颈；游过污水溢流管进入鳄鱼养殖场后，海莉面对游来游去的鳄鱼，她心中的不自信因为在水中停留这个细节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她渴望游出更好的水平，但现实的成绩一再让她灰心失望。而鳄鱼的袭击，激发了她的潜力，只有放下心中的压力，突破自己，才能让父亲和自己得救。

所以，《巨鳄风暴》充满正能量感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塑造了一个关于父女亲情的传奇。影片中，海莉虽然与父亲起了争吵，但是得知父亲可能遇到危险，海莉还是不顾自身的安危，第一时间去探寻父亲的下落；在老宅里的一处墙壁上，带有测量海莉和姐姐的身高印记的场景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出现过两次，深深的笔墨痕迹始终被父亲保留，何尝不是在讲述他们父女间浓厚的感情；当海莉面对鳄鱼群的惧怕与不自信时，父亲是硬撑着受伤的身躯一遍遍为海莉呐喊加油，让她相信自己可以；与鳄鱼群周旋的过程中，父亲告诉女儿鳄鱼的习性，帮女儿吸引鳄鱼群的注意力，为女儿指引着逃生路线，甚至不惜被鳄鱼咬掉自己的一条胳膊。

也正是在父爱的支撑下，海莉回忆起与父亲一起训练时的欢乐时刻，终于突破了自己的极限，带着父亲成功爬上了屋顶。挥舞着信号棒努力吸引直升机注意的海莉还不忘回头看一眼父亲和小狗甜心，眼里的恐惧早已被爱和关心所替代……

艺谭语丝

滑稽表演，是表现喜剧性事物的特殊方式，它的基础是强调外部的喜剧性的过分夸张，通过显而易见的可笑的行为举止，以及人物与周边环境阴差阳错的“倒霉的关系”表现出来。滑稽是表演的手段，是一种插科打诨的情景需求，如果把滑稽表演作为目的本身来运用，就会导致艺术中的形式主义，使艺术庸俗化和粗鲁化。

司马雪

三江艺谭

贵编乐建中 美编徐哨
2019年9月22日 星期日

投稿邮箱：jz@cnnb.com.cn